

文艺随笔

大海弦歌

李林肯

在诗人眼中，大海是永不停歇的车马。它那以昼夜倾巢而出的波浪，有时似钟声悠长，有时却像寂然寺院蝉声寥落。行走在被大海环拥的琼州，“眼明渐见天涯驿，脚力将穷地尽州”。（胡铨《题琼州临高县茉莉村》）纵然人生如寄，移山煮海的激情却总是在燃烧。在大海面前，多少朴拙的刻画，俨然有登台之感。在每次离开故乡之时，不知有多少游子，会把无尽的潮声装订后带往他乡，带进梦里。大海抑或激荡抑或平缓，它那高涨的云帆，狂澜涌动的气魄，让人不禁遐想，在大海之上，可能会有超自然的属性，有弥漫有蒸腾有澎湃，有日月在轮回交替。

水是大海的魂魄。山谷峻嶒，披星戴月，荒寺残村，那是黑夜中的大海；白昼的大海是勒石竖桅，林峦苍郁，潮如鞍鞞。雁阵掠过万里长风，帆樯鳞集于浩渺烟波。海天之际，亲炙其风，波澜益广。无论动静游息，游子心中总是跌宕着大海的激浪，摇曳着阔别的灯盏。

而大海并不孤独，它是一支雄浑得望不到边的队伍。它的深不可测告诉人们，大海的每一滴水，都是一朵开不败的花。这些花儿升腾到天上，就化作了绵延不绝的流云飞瀑，最终它们又沉潜到大海之下，沉涵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它们的“养之有素，及时而动”，仿佛时间的火焰在奔突，随时会将整个大海煮沸。

很多河流在汇入大海后，就再也找不到自己。许多母亲的河变成了父亲的海。无论是从黄昏来，还是从清晨来；也无论是从山谷来，还是从村寨来，溪流最终都会痛失身世。“若使祖龙鞭可借，岂容流落到南蛮。”人世载浮载沉，犹如置身大海，风浪也好，礁石漩涡也罢，经历漂泊，本属因缘，又何须鞭力驱使。蔚蓝的大海，收集了天空、白云，以及季节和河流的所有花朵，然后让它们染上淡淡的忧郁的颜色。由于波浪不断堆积，大海最终沦为一名永不疲惫的鼓手，它在对着风仁波齐歌唱，在对着昆仑山歌唱，在对着曾经的沧海桑田歌唱。金石的闪烁，丝竹的回响，战马的嘶鸣，还有狼烟的洗礼，正迎迓属于每一个人的童年重返大海母亲的襁褓。面对大海，人们刹那间好像睡着了，梦中仿佛谛听来自远古的笛音，雄壮而悲伤，带着波涛特有的神秘鼙声……大海仿佛是失散多年的孩子，它梦呓般游过森林，穿过遗址，以及废弃的陆地，然后才抵达由鳍变成翅的天空。过去的岁月日渐暗淡，新的太阳从海面上一跃而起，人们举着幸福的稻穗不停挥舞，目力所及，所有的荒芜之境瞬间被点亮，前世的付出顿然化作铺天盖地的浪花，在脆裂之后迅速攒集，把佛经中“净琉璃”的境界一一呈现出来。

琼州——我所寄身的岛屿，它被南海波涛轻轻托举。它的分量应该包括椰子树、台风、客轮，以及饮食男女和热带草木花卉，甚至还包括月夜、阳光和即将完成的诗篇——只有流浪在岛上的众生，才能够真切捕捉到这些独特的存在。窄窄的琼州海峡，一把将海南与大陆隔开，翘首回望故土将瞬间令人断肠。在整个中国，只有海南人最喜欢看地图，他们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默然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为失魂落魄的台风寻找撤离的路径。遇到禁航的时候，他们简直沮丧到极点，所有的出路在忽然之间都被堵塞了。此刻的岛屿很绝望，不知谁能够赐与天马，以便骑着它踏浪返回梦里山河。

海外衣冠最鼎盛时期，当数明代，丘濬、邢宥、廖纪、唐胄、钟芳、海瑞、王弘海诸公秀出之际，吾琼风雅终成滔滔大观。14至15世纪的海南被人称为奇甸，那里有生死兴替，有木棉花开，有帆影幢幢，有沉香茶叶土贡，有谪臣弃宦载不走的绵绵乡愁。

眺望大海，历史的尘烟滚滚而至，阵前此起彼伏的鼙鼓声撞击着耳际，胡铨、李光和李纲归去之后，独留下赵鼎，一位身骑箕尾遨游天涯的客子，海南终于成为英雄最后栖息的乡土。海国之殇，怒涛拍岸，千里南溟给真正的大海之子树起了永不摧折的精神桅杆。巨鳌托举着他的躯体，化作一座新的岛屿，它在我心中被命名为“震旦”。大海之下，不知淹没了多少雄关隘、高山峡谷和家园田园，导致南海至今依然波涛易怒且鸟鸣风萧。

海天空阔，渺渺仙山浮于海上。螺髻瓔珞足履覆萑的仙子凌波碧海，东坡居士缥缈孤鸿于琼州海峡，只要今生够长情，宁把苦海当丛林。坐看潮升潮落，感受人生衍山吞海之慨。

南海风云，三沙故事，一直是文艺创作者心中的远方、笔下的激情。在越来越多“南海”创作题材的原创中，我欣喜地看到了由渔夫编剧、杜鸣作曲、邢时苗导演的歌舞剧《碧海长歌》（以下简称《碧》），眼前浮现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渺茫一色、碧浪金沙，顿觉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碧》剧主题鲜明，节奏紧凑，情节跌宕，细节丰富，情感饱满，故事动人，演绎了南海之上一个渔民群体在风浪中血肉相连、拼搏抗争、探索奋进、护海爱国的悲壮与精彩，深度遵从戏剧的创作规律，线性的有度叙述，横向的矛盾辗转，彰显了舞台艺术的魅力，呈现了别致的舞台艺术张力。该剧以南海一百零八兄弟公的传说为叙事原型，讲述了一个关于明代海南岛上渔民三代闯海，书写南海天书——“更路簿”的感人故事。本剧不仅展现了海岛渔民向海而生的勇敢顽强的精神，更体现了渔家人的深厚家国情怀，传递了正能量，感染了观众，书写了歌舞剧的传奇。

浩瀚神秘的南海，复杂多变的风浪，历来是海南岛渔民的生活和现场。在历史的旧社会里，与其他海边渔民一样，岛上的许许多多海边渔民为了生存，总是风里来雨里去，斗险滩，战恶浪。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命”，由于南海海疆辽阔，地理独特偏远，注定了每条航海线都流淌着渔民的血泪，每道海水都漂流着渔民的咸汗，每朵浪花都诉说着渔民痛苦悲伤。在《碧》剧中，创作者为我们塑造了海岛诸多渔民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中，有富有耕海经验的耄耋老船长大海；有二代渔民、年轻船长梦路和二代渔民、老族长儿子石盘；还有三代渔民、梦路之子望更和望更之母、梦路之妻燕妹。更有为明代郑和船队先遣队领航探路而英勇牺牲的一百零八位渔民兄弟。而这三代渔民，正是海南渔民的缩影，他们长年累月地讨海、耕海、闯海、探海、斗海，也正是他们在大海上艰辛经历的写照，他们是高度艺术

海天片羽

激荡回肠的南海赞歌

王应际

概括化的海南渔民群体代表。他们穿风踏浪、冒险闯荡，在长夜里思念岸上的亲人，他们不仅是戏剧故事里的艺术人物，也是悲欢交集地“活”在南海历史中的海南渔民，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家国情怀和精神光芒，更是照进了新时代海南渔民的人格和信念。

比较吸睛的是，《碧》剧中的那本“更路簿”是



《碧海长歌》剧照。资料图

本剧的灵魂道具，是这台舞台剧的核心叙事。围绕“更路簿”，剧情更精彩，思想更深刻，同时通过“更路簿”等情节，丰满了戏剧内容，展现了海南渔民鲜活的人物形象和逼真的生活图景。戏剧通过梦路这位年轻船长闯海的不幸遭遇，呈现了海南渔民风里浪里真实的生活场景，展示了海南渔民不畏牺牲、艰苦求生的顽强精神，书写了海南渔民用汗水、智慧和血泪凝成南海“更路簿”的历史风貌，使我们看到“更路簿”的来之不易，看到那一条条海南渔民世代传承、用生命托起的耕海之路。

《碧》剧的创作构思高巧，技法有独到之处。首先，戏一开场就是渔民盼望丰年的欢乐场景。接着用梦路与石盘比试航海技能，来表达航海人航海不光靠勇敢还要有智慧的时代思维。接着，用梦路与燕妹的婚情来表达渔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让梦路和燕妹之子、第三代渔民望更来接他父亲，续写“更路簿”的新传奇，加入郑和船队，为国效力。同时，剧中安排了一百零八兄弟公的英雄壮举，让观众热血沸腾，让作品流露出了某种历史的隐喻和时代的唤醒力。这套构思和设计，使剧情曲折迷人、往复升华，让作品主题获得了丰沛的思想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碧》剧里的歌词令人赞叹。看剧里的词句，犹如在阅读一首首优美的唐诗宋词，读来激情满怀，拨动心绪，不禁感而发之。在歌词里，作者用丰富而有形象特征的语言、通感等修辞手法，描述了渔民闯海斗海的场景。例如，“风帆是我们的翅膀，桅杆是我们的脊梁，罗盘是我们寻梦的方向”“每一次归来都是传奇，每一段旅程都是赞歌”“每个岛礁都是渔民脚印伸长，每一片渔场都是渔家幸福荡漾”等等，这些充满“海味”和海洋色彩的词句，既精准形象地呈现了戏剧故事的基调，又契合南海儿女的人物性格和气质，极富感染力。

《碧》剧用时不是太长，但故事完整精悍，主题涵盖面较宽，而且剧情浓淡相宜，重点突出。可见作者笔力有过人之处。总之，《碧》剧是一曲海南渔民闯海、书写南海“更路簿”、用生命维护海洋权益的壮阔而深情的赞歌。

观看《碧》剧，心潮激荡，思绪飘起，飞翔在如梦如幻的南海碧波之上，俯视渔民辛劳牧海，听见一首首由远而近又由近渐远的悠扬渔歌。



《秋景》(油画)

奥古斯特·耶恩贝格(瑞典)作

综合征，同时，适当用脑还能防止老年痴呆。母亲的话是否有几分道理，不必考究，此举能使她开心便好。

从事特殊工种和养育一大堆子女，成为早年母亲写字的两大制约。直至退休后，母亲才涉及此等雅事。母亲从未上过学堂，写字基本上是父亲亲授的，也不乏自学成分。母亲这么大人年纪还在练字，让我常对孩子讲的“不要放弃对发芽的向往”，有了鲜活的例证。

母亲写字无关乎书法，正确与工整是两大追求。据目测，母亲之字大概处于二三年级水平，表面看似稚嫩，实则拙朴在线，只因笔画乾坤里漫过大大小小的时光，透着或疏或密的沧桑。写多写久了，母亲渐渐求美了，便向我请教。我自然倾囊相授，就像对待自己的学生，自觉与母亲又亲近了几分，平添了许多快乐和幸福。

在微信视频中，母亲俨然一位实力主播。我很喜欢观看母亲写字的神态，她的一头短顺青丝让人羡慕不已，配着玳瑁边框老花镜，执笔端坐，别有一番气质和腔调。我经常笑说“教授登场，点赞表扬”，同时，常常感慨自己到这般年纪时不知可有母亲的风采。得到鼓励的母亲怪不好意思，笑得像个孩子，并不停地说自己只是写写玩玩。

可是，母亲的这一“玩儿”中收纳着努力和态度。每日的坚持，令我望其项背。字中认真的一笔一画，似母亲当年做女红的整齐线条，那线条印证着为子女倾注爱心的踏实行走。此举无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日后的学习和工作。至今，我

母亲是「写手」

人生况味

段万义

母亲已到耄耋之年，是一位比较活跃的“写手”。

想让高龄母亲写文章，实属勉为其难，而让她只提笔书写汉字，倒是兴致盎然。母亲常笑言，写字可以提高手指平衡力，预防出现帕金森

诗路花语

日暮游文昌八门湾(外一首)

周济夫

秘境湾湾腹，幽寻追暮云。青潮通略约，红树启重门。泼刺鱼惊跳，啾啾鸟远闻。宵归犹络绎，狭路避来轮。

探秘马鞍山山口

漏斗依天立，地心口尚呵。当时一交迸，大化几平颇。遣隧升丹焰，生机起绿莎。纷纷劳远屐，探秘望妻佗。

菩萨蛮·松涛水库

钟少勇

挚朋邀伴来游渡，泛舟激浪朝迟暮。水碧水无边，鱼欢绿水间。山高林蓊郁，林里鸟啼聚。金子撒江澜，渔舟扬起帆。

母亲(节选)

冷阳

秋天干净
可以让高阔的天空俯身
打量两口松木棺材
它们结实地在故乡摆放了十年
还没有上漆
如果上漆，就更加结实
显现出庄严和光彩
这是母亲在十年前
请木匠置办的棺材
一口给她自己
一口给她的丈夫
是的，母亲很能干
她会干农村所有的粗活细活
她更会让子女操心
她总是提前安排好一切
十年过去了
棺材静静地摆放在湘南故里
纹丝不动
母亲来海南岛居住了十年
今年七十三岁了，身体很好
家中的事情多是她操持
她在城市里学会了舞蹈
学会了太极拳太极扇
她的乒乓球打得很好
能给小区的老人们当教练
秋天干净
神清气爽中，总让人想到乡愁
母亲放心不下湘南的田园
放心不下那没上油漆的棺材
去年的秋天
母亲终于回了一趟故乡
回到了秋天像一面镜子的湘南
故乡的菊花金黄，遍野都是
母亲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请来会漆匠的年迈的亲哥
将摆放十年的棺材刷上油漆
防虫防腐，更加结实
置办棺材，或许只是
故乡一场未完成的农活
或许是对故乡田园的念想
秋天干净
故乡的田园，果实累累
柑橘、毛梨、柚子、花生
母亲的菜园，蔬菜满园
辣椒、南瓜、茄子、红苋菜
还有那菜园旁高大的槐花树
银色的花朵，在枝头绽放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